

宋

清

徐士鸞著

豔

第三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徐士鸞

豔

PDG

宋豔卷七

清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嬉戲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適是邦闕守子瞻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

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不難

侯鯖錄作判斷自由

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

錄作復有一名娼

色技超絕為一郡之冠亦援此例子瞻惜其去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

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東坡志林

紫澠水燕談錄作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

善謔如此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

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詞判其牘尾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

餘

燕考作樽前

先墮幘落筆生風藉藉聲名滿帝京

滿帝京作不負公

高山白早瑩骨瓊冰

瓊作冰肌那

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

東泉雜錄

履齋示兒編雜記人物通稱妾亦稱良人前漢書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

皆配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

紫苔溪漁隱叢話謂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以鄭容落籍高堂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之聞齊

宋靈景寺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鉢一空為秀奴所絕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東坡為郡勸之見僧手臂上刺有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揔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北窗瑣語

珊瑚鉤詩話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為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杭稻桑麻連亘阡陌而遊惰之民竄籍其間者十九非為落髮修行

也。避差役為私計。取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鬪毆爭訟。公然為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嘆息於此。

東坡雜錄載張子野語。琴妓曰。此等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後山詩話

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板。

濁妓壓畫船。低詩話

唐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曰。花枝臨水。

復臨隄。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黃山谷外舅

也山谷多作裏。作裏。與之唱和。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師厚遂改二字云。寄語東風。

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

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宗朝。內侍

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章自命。尤自矜為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

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

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諧俊臣漏洩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

王凝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難近。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恐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篇

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羗注。腋氣也。

羗經字詒。醫書。狐臭謂之慍羗。慍羗者。腋氣也。蝶訪曰。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鄙語也。黃山谷取以為詩。有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為得之。句。古諺一語。道盡世人痼癖。奈好色者。慕羶逐臭。顛倒其中。卒不之悟。蓋孽緣也。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喜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岢嶺。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萊公尤愛之。嘗有贈萊公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後來公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



會萊公令乞詩於野。野即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曾諳。墨客揮犀

馬溫公詩話。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

放翁題跋魏先生草堂集跋。按國史。野陝人。沈存中筆談。以為蜀人居陝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為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龜堂病叟手識。

案墨客揮犀。彭乘以野為蜀人。卜居陝州。據以上所考。彭乘亦誤也。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溫。

案東都事畧作仲溫

字元實。與吾善。

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

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

溫嘗與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畧不顧。溫亦謹不敢吐一

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曰。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入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

婿也。

山抹微雲。少游詞也。為時傳誦。聞者多絕倒。鐵圍山叢談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

陌上花緩緩曲。乃因其事以戲之。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闌。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顰。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詞苑

香祖筆記錢武肅玉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限。雖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為陌上花絕句云。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猶歌緩緩歸。

稼軒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帛。只有一箇整整也。合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淒涼。賸得幾枝笛。覩者者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清波別志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蘇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錢靖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娼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

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百歲耳。寓簡

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奴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然為王勾得對。可談

蝶訪曰。夫不觀蘇文忠髑髏贊乎。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了了四語。何異生公說法。蝶訪因下一轉語。當時桃李面。即是臭皮囊。吾願遇愁者。遇桃李面。即作臭皮囊想。再作枯髑髏想。以此二念。常持於心。好色之念。自然熄矣。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俊性者是也。張無盡過黃州。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佳一壻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

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徵草鄭趙。姓稱孫姜。閭齊。浴

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永清之側。三英絲兮。春諸紀聞○孫梅四六

叢話葉先生為坡公也

杜起華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華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



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園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搥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為言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氣之厚

老學庵筆記

### 譏誚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為國之華羣居萃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為財匱富有饑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遊迷而不返之病

清波雜志

清異錄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為鄭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幾為餒鬼佛世尊欲與一切眾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娼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部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揚娼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

茶酒兵熱火而有煙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著柴頭。咄置再四。真娼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耶。沒耳朵耶。揚唱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僮子也。呼一娼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卻山野如此娼。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夷堅志

蝶訪曰。我不侮人者。人自不侮我。唯口啟羞。發言宜慎也。僮薄者自取辱耳。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妙麗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并麗華。麗華曰。不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洲。洲一作池落不比孤洲老。鶻鶻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侯鯖錄

山谷戲書秦少游壁詩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來願未改。故人非微服。過宋風

退飛。宋父擁篲待來歸。誰饋百牢鸚鵡妃。秦氏烏生八九子。鴛鴦之兄畢通尾。憶炊

門牡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注。細君亦必怨望。不肯增鳥巢。以容鸚鵡。莫愁野雉疏家雞。但願主人印

纍纍。注。觀此詩意。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盼。主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

也。此篇因有秦氏烏故事。遂皆寄言衆禽。以為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鸛鵒以指所盼者。秦氏庭烏以指少游之細君。鴉烏之兄言其所生之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廣細君之意也。山谷詩內集注

月令章句曰。修鍵闢。注。鍵闢。壯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刻移。

山谷次韻孫子實寄少游詩。才難不易得。志大畧細謹。注。少游嘗教授蔡州。顧官妓婁婉及陶心兒者。詞中往往寄意。王立之詩話。秦少儀云。少游極怨山谷。此句謂言蔡州事。少人知者。魯直詩語重。人既見此語。遂使吹毛耳。山谷詩內集注

蝶訪曰。潔品不自潔。而人潔之。非然者。尋癡索垢。冷譏熱嘲。皆在己有以召之也。於人乎何怨。語云。欲人莫知。除己莫為。

王荆公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潛確類書作王荆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

乃具道公戲之曰。潛確類書作王荆公為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老僧牀。驚回一覺。

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後山詩

住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

步似憊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後山詩話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漆布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燉炭二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等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擲筆捲卷起即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醺集屢舉此以為笑

曲清舊聞

古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學士陶穀侍兒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謂之曰党公解此否對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時於錦帳中命歌兒度曲飲羊羔酒爾安知此樂陶悵然自失党公智慮過人故為癡絕以保身因知大將軍未易一概言也

五總志

黃嬭餘話獨孤及詩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願亭亭與花雙雙字下得奇嘗見朱揆釵小志記阮文姬嬭插杏花陶溥公呼為二花所謂雙者亦如二花之意歟

蝶訪曰。一則對以如何比得內翰。一則對以安知此集。語並冷雋。彼傲晚一切者。往往見輕於人。皆宋子京陶穀類也。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書喜。延坐其東。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畧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冷齋夜話

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魯少卿在吳山有美堂。攜妓而飲。遂作二絕戲之。曰。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曰。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沈煙斷佩聲微。誰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東坡譏之。武林紀事

成化杭州府志。有美堂。嘉祐二年梅摯建。宋仁宗賜詩。有地有吳山。美之句。摯乃築堂名之。歐陽修為記。蔡襄書。宋淳祐志。有美堂。錢氏初建江亭於此。當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為登臨之勝。而前賢題詠如東坡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魯少卿飲處詩。言舟中望見堂上。醺集此必西湖也。舊志言在郡城。又可以見古城界於吳山矣。淳祐六年。府尹趙與憲獲古刻小碑於山巔太歲殿之側。即仁宗御



賜梅公詩也。此堂故址益顯著云。

案葛字康熙字典字彙補音未詳宋史宗室表與葛嘉定進士

案西湖遊覽志載有美堂在鳳凰山者誤也。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

侯靖錄云所以色慧稱

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

還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詩曰。

畫堂

侯靖錄云

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

渭城唱。

唱作

盡一盃須起舞。

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

里。迂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

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過庭錄

案過庭錄侯靖錄所記相同皆作貢父余懷宮閨小名後錄載茶嬌長安妓劉

原父眷之有詩誤作原字耶抑別有所據耶侯再考。

樂善錄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

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

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

通水燕談錄作風疾

鬢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

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

壯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

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宋史。劉攽字貢父。與敵同科。拜中書舍人。為人疏雋。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  
怨悔。終不能改。

晁氏客話。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  
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蝶訪曰。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諷之語。先發者未必切  
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不知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古人嫌隙多起於  
俳諧。不如戒而無之。豈惟全交實免禍之道耳。

楊褒字之美。嘉祐末。為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潁州。好收法書。蔡君謨多從借  
搨。歐陽文忠公見其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詩云。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  
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  
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童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  
無奈長飢頭頸縮。亦可見其人也。  
蘇詩施注

案蘇詩施注。叙歐陽公詩。僅嬌兒以下四句。檢閱文忠公詩鈔。上下添入八句。

南陽集韓維字持國有和李寺丞詠楊之美家琵琶妓詩客來呼童理絃索滿目狼籍施鉛朱樽前一聽啄木奏能使四座改觀為歡娛有時陳書出眾畫羅列卷軸長短俱破綠壞紙抹漆黑筆黑僅辨絲毫餘與歐陽文忠詩同一嘲戲也

通水燕談錄楊褒好古博物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隄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萬萸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謔也

### 愛慕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會飲坐中有曹盼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顧公為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逼凝騃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偏倦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酒公又賦一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誤周必大近體集府難作都幾年一過莫訝周郎顧石湖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元咎見伯谷家姬及趙彥博家姬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者

阜陵亦為之一笑

齊東野語

宮闈小名錄。曹聘池州妓周平園賦點絳脣小詞贈之。

案齊東野語作曹盼。此作曹聘。異。侯考。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子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

侯鯖錄

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淞嘗預焉。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為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弟游。

著舊續聞

案陸淞瑞鶴仙詞。朱竹垞載入詞綜。而張綖詩餘圖譜作歐陽修詞。與詞綜所載全詞無異。陸詞為盼盼而作。一時盛傳。紀述家多稱之。不知張綖何據。竟為歐陽文忠之作。嗣見陽春白雪。載黃澹翁中瑞鶴仙詞。注用陸淞韻。起句云。睡餘倦。拋枕憶篆鼎香銷。起來慵整。即此益證為陸詞矣。